

關於大成就者畢魯巴之無上悲心的開示

第 42 任薩迦・赤津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 ■ 著

「薩迦傳承」翻譯小組 漢譯
Translated by "The Sakya Tradition" Translation Team

「薩迦傳承」出版
"The Sakya Tradition" Publications

2026 ©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的提供受到《知識共享授權協議》（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演繹）4.0 項下的著作權保護。本作品允許為合理使用的目的而複製或印刷，但需保留完整作者署名。
不得為商業利益或個人金錢報酬之目的而使用本作品。
詳情請參閱《知識共享授權協議》。

「薩迦傳承」出版
https://sakyatradition.org
電郵:info@sakyatradition.org
微信公眾號: sakyatradition
微博: sakyatradition
IG: the_sakya_tradition
Facebook: TheSakya
Youtube: 薩迦傳承The Sakya Tradition
Soundcloud: the-sakya-tradition
Twitter: Sakya_Tradition
結緣書籍（非賣品），嚴禁作為商業用途

鸣谢

第 42 任薩迦・赤津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於 2022 年 6 月 21 日在美國紐約州沃爾登的大悲遍空寺賜予此開示，以紀念大成就者畢魯巴被無我空行母攝受爲弟子的週年紀念日。

「薩迦傳承」於 2026 年準備、編輯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薩迦傳承」是非盈利組織，致力於保存和廣泛傳播榮耀薩迦派的珍貴法教，同時「薩迦傳承」翻譯小組亦把此文翻譯成中文。

本篇由 Maria Julia Silva、Sue Strong、陳氏家族慷慨贊助。我們亦要衷心感謝所有的發心人員爲整理本篇開示所付出的貢獻和努力。

以此功德，願尊聖的第 41、42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住世、法輪常轉。

導讀



悲心似乎並不難理解，
真正落實於日常，卻未必容易。

對於我們所愛的人，
或那些容易令我們心生憐憫之人，
生起悲心或許並不困難。
可是，當面對曾經傷害我們、
令我們憤怒，甚至做出難以接受之事的人，
悲心又意味着什麼？
它究竟能延伸到多遠？
它只是自然生起的一念善意，
還是一種可以不斷培養、逐漸深化的內在能力？

這篇開示，正由此帶我們重新認識悲心。

目录

引言	1
畢魯巴關於無上悲心的修心竅訣	5
如何修持	10
菩提心	15
結語	18

引言

值此紀念大成就者畢魯巴證得初地的殊勝日子，我想向大家說一聲「扎西德勒」。

一如既往，每次領受佛法開示之初，重要的是對整個輪迴生起徹底的出離心，然後對一切有情衆生生起無量的慈心和悲心。在此基礎上，進而應生起菩提心，包括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我們應當在心中確立這些心念，並以此領受佛法。

佛陀宣說法教，不只是爲了讓人聽聞，也不只是爲了讓人研習和審思。聽聞、研習和審思法教，是爲正行作準備的前行；而正行，就是將法教付諸實踐。

正如你會爲了享用食物而研究食譜，然後準備一頓飯，我們也應爲了修持佛法而學習佛法。沒有人會學習烹飪、研究食譜、準備好食物，卻既不自己享用，也不給別人喫。那樣做毫無意義。同樣，如果我們聽聞和學習法教，卻不是爲了將其付諸實踐，就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我們應當受用佛法的真實義，就如同在前面例子中享用自己準備的食物一樣。唯有修持佛法，我們纔會知道佛法是何等深奧、何等珍貴。

阿闍黎世親在《阿毗達磨俱舍論》中說，我們應以清淨戒行爲基礎，學習佛法、加以審思，然後禪修並付諸實踐。如此，我們才能從佛陀的法教中獲得甚深利益。這一修學次第適用於所有佛教傳統，包括波羅蜜多乘、金剛乘，以及其他一切教法與傳承。

若要使我們的日常修持成爲真正的佛法，就需要具備正確的佛法修持動機。這首先意味着，我們不應貪執今生。在古代藏地，阿底峽尊者有一位名叫仲敦巴的大弟子。他看到一位行者正專心從事轉繞等佛法行持，便對他說：「你必須修持佛法。」那位行者於是更加努力，仲敦巴又對他說：「你必須修持佛法。」那位行者感到困惑，便問究竟應該怎麼做。仲敦巴解釋說，他必須斷除對今生的貪執。

要點在於，無論我們做何種修持，如果帶着對今生的貪執，或者期待這種修持能使我們在世俗生活中獲益，那麼，無論我們所領受並試圖修持的教法多麼甚深、珍貴，我們的修持都不是真正的佛法。這也正是聖文殊菩薩在名爲《遠離四執》的珍貴甚深教法中所開示的。第一句說道：「如果執着今生，你就不是佛法行者。」仲敦巴和聖文殊菩薩所表達的是同一個要點。我們越是貪執今生，心中生起的負面念頭就越多——不僅有貪執，還有憤怒、嫉妒及其他負面念頭。生起這些念頭的行者，不會得到自己

所追求的，反而會失去它，因爲他們基於這些負面念頭所作的行爲，只會帶來越來越多的痛苦。他們所經歷的，不僅有人道之苦，還有三惡道之苦。

正在遭受痛苦或造作苦因的人，不能稱爲勝者。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那段歲月中曾有許多戰爭和暴力衝突。在這些爭鬥中，有些是勝者，有些是敗者。但如今，當時誰是勝者、誰是敗者，大多都只剩下一段記憶。勝者和敗者都已經離世。若從佛法的角度思考，既然勝者和敗者都已離去，那這些戰爭和暴力衝突又有什麼意義呢？偉大的阿闍黎寂天在《入菩薩行論》中說道：

仇敵化虛無，
諸親亦煙滅，
吾身必死亡，
一切終歸無。

既然我們最終都會死去，那麼又爲何要爭鬥呢？死亡之時，我們什麼都帶不走，哪怕一分錢也帶不走。甚至連伴隨我們一生的身體，也要被我們留下。因此，暴力、爭鬥或彼此仇恨都毫無意義。寂天菩薩還說，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戰勝自身煩惱或負面念頭的人，而不是那些戰勝其他人的人。通過戰勝煩惱這一英勇之舉，我們不僅能在今生獲得安樂，還能生生世世獲得安樂。最終，我們能夠從整個輪迴中解脫，並無一例外、不作分別地爲了一切有

情衆生而達到圓滿正覺之境。因此，我們應以清淨動機學習甚深典籍，不貪執今生，不懷不淨之念，也不仇恨或貪執他人。

畢魯巴關於無上悲心的修心竅訣

至尊畢魯巴說道：

對有恩者修習悲心，
因爲他們自無始以來曾慈愛地照顧你。
如今傷害你的人也曾是你的母親，
並曾在過去一再利益你。
他們不能自主，如同瘋癲之人，
將因自己的惡行墮入無間地獄。
如此憶念三有中的一切衆生，
悲心便能成就。

在前兩句中，大成就者畢魯巴說，我們應對那些從無始以來直至如今，一直以深厚的關愛、慈愛與悲心呵護我們的人生起悲心。這意味着，我們應對一切如母有情生起無僞而真誠的悲心。接下來的幾句說，儘管我們一生中會遇到怨敵——那些不喜歡我們或試圖傷害我們的人——這些有情也曾是我們的母親。過去，他們曾引導我們，並給予我們極大的利益。我們都曾在輪迴中受生無數次，經歷過無數生世；正是由於我們的身體從一世到另一世不斷變換，這些如母有情才認不出自己的子女。

接着，他說，他們的心受煩惱支配，如同瘋癲之人一般。由於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爲，便造下了許多不善業，其中包括無間重罪。由於這些不善業，他們將遭受痛苦，甚至遭受地獄道之苦。如果我們憶念這一切有情衆生都曾是自己的母親或至親之人，我們便能將悲心擴展到他們身上。

最後一句說，通過這種修習，我們將能夠生起圓滿而無量的悲心。大悲心的如此生起，或者說這種無上悲心的瑜伽，在法道上至關重要。

並非所有的悲心都是大悲心。例如，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正在遭受極大的痛苦，而只是說一句「真可憐」，這並不是佛法上指的真正悲心。悲心意味着希望他們遠離苦及苦因。當你將這樣的願望擴展至某個人時，這屬於普通的悲心。即使你將這樣的悲心擴展至數百名或數千名衆生，也仍不是真正的佛法悲心，或稱無上悲心。無上悲心意味着將這一願望無一例外地擴展至一切有情衆生。

我們可以讀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險拯救數百乃至數千人。他們將這些人藏在自己的家中或地下室裏，爲他們提供食物，竭盡全力、擔着風險，使他們免於死亡。這些行爲極具悲心，但仍不是無上悲心，或無量悲心。

無上悲心是真正的大乘悲心，是爲了無一例外的一切有情衆生。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或認識「一切有情衆生」的含義。一種說法是，一切有情衆生就是所有經歷痛苦的衆生。接着，我們可以思考不同種類的痛苦。當我們說希望衆生遠離痛苦時，應當想到，這並不只意味着人們通常認作痛苦的那種痛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苦苦。我們希望他們遠離全部三種痛苦：苦苦、壞苦、行苦。

你或許會對聲聞、緣覺和聖者菩薩有所疑問。他們不再經受苦苦或壞苦，因爲他們已經遠離煩惱和第一重障垢（即：煩惱障）。然而，他們仍有第二重障垢，也就是所知障。因此，他們仍會經受行苦，亦即源自一切現相的有爲本質之微細苦。[1] 若從這個角度思考，那麼，我們悲心的對境不僅包括輪迴中的衆生——那些受業力和煩惱支配而住於輪迴中的有情衆生——也包括已經超越輪迴的衆生，也就是聲聞、緣覺和聖者菩薩。依照這一解釋，我們便能理解，爲何除諸佛以外的一切衆生，都是我們無上悲心的對境。

我們無法以實際行動救助所有這些衆生，甚至不可能親眼見到他們。然而，在心中，我們可以無一例外地將無上悲心擴展至一切有情衆生。我們的心不存在任何屏障或阻礙，悲心能被擴展得如虛空一般廣大無邊。因此，在心中，我們可以無一例外地將慈心與悲心擴展至一切有情衆生。真正的無上悲心，不會因爲宗教、

文化或國家的不同，而對任何衆生有所偏頗。它平等地擴展至世上所有八十億人，也包括世上所有的動物。我們可以在心中生起這種悲心，並且應當在實際修持中成就它，而不只是理解這一解釋。

真正的無上悲心是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有一種說法：如果你邀請一位偉大的轉輪聖王，他的所有眷屬自然會隨之而來，無須另行邀請。真正的無上悲心也是如此。如果你在心中生起無上悲心，其他一切善妙功德都會隨之而來，無須分別加以修習。這便說明了爲什麼無上悲心是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

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撰寫著名論典《入中論》的偉大阿闍黎月稱那裏得知。論典開篇禮敬是作者們的慣例，他們通常會禮敬諸佛菩薩，或者禮敬諸佛一切智慧的化現——聖文殊師利。月稱的做法則有所不同。他禮敬大悲心，並說四種聖者皆由這種無上悲心而生。在禮敬文中，他說，聲聞和緣覺通過修持佛陀的法教而證得各自的果位，而諸佛則由菩薩而生。不成爲菩薩，就不可能成佛。凡夫具足三種因時，便能成爲菩薩。這三種因是無上悲心、菩提心和無二智慧。在這三者之中，根本因是無上悲心。這是因爲，如果不先行生起無上悲心，我們就無法生起菩提心。具足無上悲心和菩提心，我們便能證得無二智慧。具足這些因，我們便能成爲菩薩；成爲菩薩之後，便能成佛。

再次強調，無上悲心是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沒有無上悲

心，就不可能真正修持六度；沒有無上悲心，也不可能修持金剛乘的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唯有具備無上悲心，其他一切大乘佛法的修持纔會成爲真正的修持。這就是慈心、悲心和菩提心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一切都不可或缺。慈心意味着希望有情衆生獲得利益和安樂；悲心則意味着希望救他們遠離會帶來痛苦的有害行爲，以及這些行爲之因。

如何修持

如果我們希望修持無上悲心，首先應找一處有助於修習無上悲心的地方安坐。這意味着要找一處寂靜之地，但寂靜並不只意味着外在的寂靜。最重要的是內心的寂靜，也就是內心遠離散亂和負面念頭。到了適宜的地方後，我們應以正確的姿勢安坐，並修持皈依與菩提心。畢魯巴繼而說，接下來，我們應修持自生爲所修本尊，並觀想自己的咕嚕安坐於自己頭頂。不過，如果你沒有領受過修持此類金剛乘法門的灌頂，便可以略過這一部分。

首先，我們觀想一個曾對我們或他人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對此人，我們應當生起悲心，同時憶念我們爲何應生起這種悲心。有時，當一名罪犯被殺或被判處死刑時，人們會爲此感到高興，但這是不對的。慶賀此事的人正在造作嚴重的不善業。隨喜殺生的人，實際上與自己親自實施殺生或僱人實施殺生具有同樣的過失。親自殺生、僱人殺生和隨喜殺生這三者，都會使自己負有殺生的過失。因此，當一名罪犯被殺或被判處死刑時，我們不應隨喜，而應生起悲心——對包括此人在內的一切有情衆生生起無上悲心。

我們或許無法實際救助衆生，但在心中，無論對方是多麼惡劣的衆生，我們都應始終無所分別地將悲心擴展至他們。「一切

有情衆生」並不只意味着好人，而是指所有有情衆生，無論善惡，甚至包括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當我們說「願一切有情衆生遠離苦及苦因」時，心中應當牢記這一點。

此外，僅僅唸誦這些話是不夠的。我們心中應當真正把握這些話的含義，並盡力將其含義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從而在佛法之道上取得進步。若只是唸誦這些優美的詞句，卻沒有內心的配合，沒有正確的觀想，也沒有將這些話付諸行動，就無法取得我們所期望的進步。即使我們在數百萬年中將這些句子唸誦千百萬遍，除非我們真誠而有實義地念誦，使這些句子能夠對我們的心產生影響，否則仍不會在道上取得任何進步。

真正的進步來自真正的修持，而這種修持從根本上說在於心，並不在於身體。沒有內心的配合，我們就不會在道上取得進步，因爲佛法之道並非一條外在的道路。唯有我們的心能夠行於佛法之道，而一顆充滿仇恨、嫉妒或其他負面情緒的心，則不會取得任何進步。唯有生起無上悲心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善妙功德之心，才能行於佛法之道。如果你以這種方式修持，就能在道上取得很大進步，並最終獲得解脫與圓滿正覺之境。

同樣，是否走在正道上，並不是由你的外表或世俗成就的外在標誌決定的，也不是由你住什麼樣的房子、開什麼樣的車、是否穿名牌衣服，或所喫食物的品質決定的。這些都與是否走在正

道上毫無關係。所謂走在正道上，是指具備內在的功德；穿着粗陋或飲食十分簡單，並不表示你沒有走在正道上。

米拉日巴和其他大行者沒有好衣服穿，也沒有好食物喫。有時，人們看到這些大行者過着如此清苦的生活，便因此對他們生起悲心。但人們其實不必替他們擔心。他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並不斷在道上取得很大進步。但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那些人反而應當爲自己擔憂，因爲他們專注於外在事物，因此沒有與真正的佛法相遇。那些人對大行者們的悲心是錯位的；真正的悲心其實來自相反的方向——這些大行者正在對他們生起真正的悲心。

所以，我們應當一心專注地念誦：「可憐那些傷害我的人（可憐彼等，害我之衆）。」這意味着，我們正將悲心擴展至那些傷害我們的人。這些衆生不應成爲我們報復或憎恨的對境，而應成爲我們悲心的對境。我們應多次唸誦這句話——一百遍、五十遍或二十一遍。正如我所說，重要的是不能只是唸誦這些詞句。我們應心中憶持其義，並保持觀想。唯有以這種方式修持，纔會有所利益。我們應讓悲心直接流向他們。

接下來，我們應思惟，這些曾經傷害我們的人，過去曾是我們自己的母親。思惟這一點時，我們應一邊生起或擴展悲心，一邊唸誦：「可憐他們！此人多麼值得悲憫啊（可憐彼等！此人何其值得悲憫）！」我們應交替唸誦這兩句。一方面，我們應讓悲

心直接流向他們；另一方面，應憶念這些如今傷害我們的衆生曾是我們的母親，因此值得悲憫，並由此將悲心擴展至他們。

這些衆生不只一兩次做過我們的母親，而是許多次——無數次。每一次他們做我們的母親時，都曾引導並照料我們。不僅如此，他們還給予我們極爲珍貴的身體。因此，如此思惟，我們應一次又一次地對他們生起悲心。

現階段，我們的心受煩惱控制，悲心不會自行生起。我們需要通過修持，努力生起悲心。無上悲心不是可以從商店裏買到，或向別人借來的東西。一位具有無上悲心的咕嚕，無法把自己的悲心分給你，也無法通過心念將它傳給你。咕嚕可以通過教法幫助我們生起悲心，也可以在修習方面幫助我們，但生起悲心的主因必須來自自己。你必須親自爲此付出努力。

我們親愛的母親們給予了我們如此之多。儘管他們如今已經換了身體，其神識轉生於不同的生世和不同的環境中，我們仍應對所有過去曾做過我們母親的衆生生起真正的悲心。有時，由於他們無法自主其心，便把我們視爲敵人，而非自己的孩子。他們如同瘋癲之人，也正因如此，傷害了本是自己孩子的衆生。

我們對此的回應應當是：認清他們過去曾是我們自己的母親。我們應思惟這一點，一次又一次地生起無上悲心。我們應當憶念，

他們所造作的傷害性行爲，會使他們在未來遭受痛苦，甚至經歷地獄道中最深重的痛苦。他們將經歷的痛苦極其深重。一旦某人發現自己已經投生地獄道，便會在那裏停留極長的時間。

我們應一次又一次地專注於這兩點，交替修習：一是讓悲心直接流向他們，二是思惟他們曾做過我們的母親。我們應一心專注地從內心深處生起悲心，直到我們流下眼淚，或出現其他徵相。

然後，我們應逐漸將悲心擴展至一切有情衆生，並思惟：爲了他們，我們願證得佛果。我們應觀想所有正在造作有害行爲的有情衆生，並觀想他們將會證得佛果。[2] 最後，我們應儘可能長時間地禪修無二智慧或究竟見。在結束時，趁其他任何念頭尚未生起之前，我們應作如法的迴向。

菩提心

成佛之因是菩提心，菩提心有兩個方面：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心。勝義菩提心是遠離一切邊的智慧，也就是無二智。第一種，即世俗菩提心，有不同的修持方法。此處，本文講解的是自他相換的修持。

每當身體患病，或內心感到嚴重的焦慮或痛苦時，這兩種痛苦——身體和內心的痛苦——都可以通過將其轉爲道用而得以平息。例如，如果你由於某種原因生起強烈的嗔恨，就應思惟：「以我自身的嗔恨，願他人心中生起的一切嗔恨，連同嗔恨的果報，都成熟於我身。」應觀想自己承擔他人的嗔恨及其惡果。應思惟，一切有情衆生的煩惱及其所導致的痛苦，都是由自私的念頭或愛我執所造成的，並觀想這一切都成熟於自己，而不是成熟於他們。即使對於地獄道之苦、餓鬼道之苦、畜生道之苦、阿修羅道之苦、天道之苦和人道之苦，也應如此思惟。應觀想，以自己的嗔恨爲緣，願他們的一切痛苦，以及其他一切障礙和違緣，都成熟於自己。應以身、語、意盡力憶念他人的一切痛苦，並觀想這些痛苦成熟於自己。你應儘可能長時間地一心專注如此祈願——一小時、兩小時或三小時。這會大有幫助。

自他相換的踐行非常重要。事實上，若沒有這種修持，就不可能證得佛果。寂天在《入菩薩行論》中也這樣說道。他說，若不修持自他相換，我們就無法獲得真正的安樂，也就是成佛的究竟安樂。我們應持續修持此法，直到煩惱或負面念頭得以平息，也直到身體上的苦、疼痛和疾病得以平息。

我們應長時間修持此法，並唸誦：「願他人的一切痛苦皆成熟於我身。」完成之後，應觀想福德與智慧二資糧，以及自己的一切善德，如光芒般從心間放射而出，遍觸一切衆生。觀想由此將一切衆生安置於本尊之位，或圓滿佛果之境。然後，再次將心安住於超越一切邊的究竟見中而禪修。最後，在唸頭尚未生起之前，應作如法的迴向。

作爲初學者，我們應修持此法。一旦熟悉之後，就可以將此修持運用於各種恐懼和痛苦，無論是什麼，也無論是粗大的還是微細的。我們應一心專注地念誦：「願一切衆生皆由我的善德而獲得安樂。」我們可以找到準確的譯文，並以其他語言唸誦。此外，也可以發願，願自己的善德和其他善妙功德成熟於他人，使他們獲得無漏大樂（願我的身體、財富和善德成熟於一切有情衆生，願他們皆獲得無漏安樂）。這兩句的含義基本相同，只是一句較長，另一句較短。最後，如同之前一樣，觀想一切衆生被安置於佛果之位，並作迴向。

通過世俗菩提心，你將能夠平息分別念和煩惱，並使衆生擺脫疾病和邪靈。你將能夠利益並懷攝有情衆生。最終，通過世俗菩提心，你可以成就佛的報身和化身，從而成辦殊勝的利他事業；通過勝義菩提心，你可以成就大手印的殊勝悉地，也就是成就佛的法身。

如果通過你的修持，這些因緣得以匯聚，便會相應出現身、語、意方面的不同徵相。心將從二元分別念中解脫，並能安住於寂止或奢摩他的修習中。此外，勝觀智慧也會在心相續中生起。這稱爲本初智慧自證的剎那。此剎那安住於五智的本性中。

空性的一面是不二法身，或稱無分別法身；自證即是報身；明性即是化身。此三者不可分離，即是自性身。這一自性身本身遠離一切極端，即是法界體性智；證悟我空，即是大圓鏡智；自證即是妙觀察智，或稱分別覺智；明性本身即是成所作智；而此等諸慧之無差別，即是平等性智。

結語

無上悲心在大乘道的初、中、後都很重要。在最初，它如同我們播種在肥沃土地中的種子；在中間，它如同幫助種子生長的水和肥料；在最後，它是莊稼成熟的階段。如此，無論是在我們趨入大乘道時、行於道上時，還是最終證得佛果時，無上悲心都很重要。諸佛仍然需要無上悲心。事實上，諸佛具足最高層次的無上悲心。

至此，我結束這次簡短的開示。最後，我們應將一切功德迴向於成就佛果，以利益一切衆生。我們尤其應將一切功德迴向給我們的根本咕嚕：願他們法體安康，長久住世，恆久廣轉法輪。

注释：

[1] 這裏的「有爲本質」（conditioned nature）是指一切現相皆依因緣條件而生起，並受到這些條件的制約，因此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所謂「微細苦」，並非通常意義上明顯可感的身心痛苦，而是指這種受條件制約、不能完全自主的狀態本身。佛教將這種層面的苦稱爲「行苦」，它比一般所說的苦苦和壞苦更爲微細。

[2] 此處並非意指造作有害行爲本身會導向成佛。依大乘佛教的觀點，一切有情皆有成佛的可能，因此，悲心與成佛之願不排除任何衆生。即使是正在造作有害行爲者，也仍是悲心的對象，行者觀想他們最終遠離苦及苦因，並證得佛果。



第 42 任薩迦・赤津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是薩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薩迦・赤津法王）的長子。以其學識之淵博、教導之清晰而聞名於世。大寶金剛仁波切被認爲是藏傳佛教傳承中最爲具相的傳承持有者之一。他屬於高貴的昆氏家族，這一家族從未間斷的世系傳承一代又一代地湧現出了衆多傑出佛法大師。

從年輕時開始，大寶金剛仁波切便從薩迦・赤千法王及其他博學且極富成就的上師處領受了如海般的經部和續部的法教、灌頂、傳承和竅訣。在印度薩迦學院歷經數年嚴格的佛法學習後，他被授予了卡楚巴學位。從 12 歲開始，仁波切完成了包括喜金剛在內的多次閉關禪修。以至極之謙遜，應全球弟子們請求，仁波切巡遊世界各地廣泛地授予佛法教學及灌頂。

「薩迦傳承」— 把珍貴的薩迦教法以您的母語精準圓滿地傳達於您

“The Sakya Tradition”—Delivering the Precious Sakya Teachings Accurately and Entirely in Your Native Languages

https://sakyatradition.org

2026©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歸「薩迦傳承」擁有